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四

集部

文選卷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

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

恨之

翰

同善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善曰此假言也為是

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孟州刺史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說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

主人

曰客奚此之問

善曰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

客曰

夫草蟲鳴則阜螽

終

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故

陳四事以喻之

毛詩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伯曰

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雕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

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

濟曰草蟲鳴阜螽趨躍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

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雕謂虎文如雕畫故

網因縕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善曰元氣相感

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颭電激良曰絪縕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善曰此明

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悲謂無知己也此明良

朋之道休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

五臣本

膠

感共之

漆志婉孌

轉力於墳

秩移反

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

茝墳麓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

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

溫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

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簫

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簫銑曰琴瑟壎簫皆樂器其聲

相和也蘭茝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貌婉孌相

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墳麓其芬聖賢以此

如蘭茝其堅如膠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

鑲金版而鐫盤盃書玉牒

牒

而刻鐘鼎

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

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
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孟銘於鐘鼎傳於後世東
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說文曰牒記也向曰聖
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孟玉牒鐘鼎之上也金版
金匱之書盤盂器也衡山有玉璧禹所刻文名
玉牒古人有善事則銘鏤於其上以記之也
若乃匠

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

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
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
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
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
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
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
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
濟曰喻交無相

知則絕也雅正引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曲也餘同善注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塚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誠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駱驛縱橫牙破琴曷為陶陶哉良曰陶陶和樂貌駱驛縱橫

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善曰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

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新
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
歷不能得而况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
計侍中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
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而朱益州汨骨彛敘粵謨
筭之人無能知測其委趨也

訓捶

支靡

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嬖人靈於豺虎蒙

有猜焉請辨其惑

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彛

倫攸叙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
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
丁丁嬰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
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李斯
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嬖妃也尚書曰惟人

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
曰蒙竊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銑曰汨亂
彛常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鷂鷙鳥豺虎攫
獸喻貪而無親嬖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
常叙越謨訓蒙客自謂也客主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
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

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

將預

澤不覩鴻雁雲

飛

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

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馬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弦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

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異物志曰沮有菜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草曰菹沮與菹同子豫切吳都賦曰雲飛水宿向曰听笑貌循絃曰徽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蓋聖

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虬屈從道汙

鳥

隆

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闡

風化如龍虬之驤屈蓋從道之汙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

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驤騰也蠖蟲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

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時隆殺也而况交道乎

日月聯璧贊疊疊

亡鬼切

之弘

致雲飛電

五臣本作雷

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

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善曰

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哀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哀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神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疊疊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於赤水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電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時之理也至夫組織

仁義琢磨道德驩

五臣本作歡

其愉樂恤其陵夷

善曰此言良友每事

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

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翰曰組綬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

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詩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

栢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逮叔世民訛狙七詐颺起谿谷不能遇謂不可逢也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善

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向曰逮及也叔世

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颺起喻疾也
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偽險惡
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於是素交盡利交
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

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

善曰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

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知素交

如水之淡也

然則

五臣本無則字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

角言其略

有五術焉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

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

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

梁竇

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又

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絳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又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翰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雕刻百工鑪捶萬物也泛言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

吐漱興雲雨呼噏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

燠灼

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

曰鑪火

所居也李顗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

之瑞切

范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仿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

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燠灼四方
震耀都鄙銑曰雕刻鑪捶喻造化也興雲雨謂恩澤
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之
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聳疊謂
懼燠灼
威也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騫雞人始唱鶴蓋成陰

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
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
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
人九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
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
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范曄後漢書明
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
馬如龍也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騫
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
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

之橫木也

皆願摩頂至踵墮

許惟切五臣本作墮

膽抽腸約同要離焚

妻子誓殉荆卿湛

沈

七族

五臣本作宗族字

是曰勢交其流一

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隳肝膽李顥詩曰焦肝枯肝抽腸

烈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

王道哉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

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也以身從

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

吳王燕君之勢利而

富埒

五臣本作將

陶白貲巨程羅山擅

至於殺身覆族也

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

汗

而鳴鍾

善曰史記

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漢書貨

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
下錮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治鑄富埒卓氏
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僮亦數百人漢書曰白
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
羅褒貲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
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
鐵冶橋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
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穴漢書貨殖傳曰
濁氏以冒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應劭漢
書注曰里門曰閤良曰埒等擅專也餘同善注則有

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五臣本作子字

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

微澤魚貫鳬躍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笋之餘

瀝

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
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

出閨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
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
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
明之照四壁者處女相語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閨願
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
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
梁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鳬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
車馳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鶩有餘粟
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梁
說文曰竿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
時賜餘瀝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冀幸也甘茂謂
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子之燭
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
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鳬水鳥
也魯連子曰君雁鶩有餘粟竿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鳬

之踊躍颺沓鱗萃言多也求其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
養鴈之粟殘餘之漑者言少也

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善曰陸士龍為顧彥

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

曰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禮記曰其人也如松栢

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銑曰言貧者

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

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白水

賄謂貨也陸大夫宴五臣本作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

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

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大中大夫陳平以

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聲籍甚音

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

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集善談論遊洛陽後歸鄉
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
道不應林宗雖善論人不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向曰陸賈拜大中大夫讌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
時公卿貴其名聲藉甚猶名聲也郭泰博通墳籍游於
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搢紳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
濟衆賓望之以為加以顗將顗六涕唾流沫騁
登仙矣羨願也

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善曰解嘲曰蔡澤顗顗折
顗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

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
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
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
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
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行以為寫神翰意則聊城之說
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

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
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濟曰

蔡澤頤頤蹙蹙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

也頤醜貌頤頤蹙蹙也頤鼻莖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

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為叙溫郁

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頌雄威辯辭之謂也叙溫郁

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

辱定其一言善曰毛萇詩傳曰燠煖也郁與燠古字通

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

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

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

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良曰溫燠煖也嚴苦威急也飛沈喻

高下也昔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衍吹律溫氣至

而生黍今名黍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

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哥賴其餘

論附駟子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

也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

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

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倉

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雁於

碣石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紈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道美也鱗龍也翼鳳也喻

攀附也丐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
自博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
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陽舒陰慘生民大
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文也

情憂合歡

善本作驪

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

五臣作煦

沫

鳥因將死而鳴哀

五臣本作哀鳴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

善曰

西京賦曰人在

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
憂合也相忘江湖驪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向曰涸枯也
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
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
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

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

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
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
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
所鄉者乎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
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嚭乎子胥曰嚭與吾
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朋
友失道云將恐將懼斯則斷金由於湫子隘勿頸起於
寘予于懷寘致也

苦蓋

胡臘反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

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

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
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其重也
湫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是以伍員

濯漑於宰嚭

浦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善曰言宰嚭由伍員濯溉而榮顯嚭既貴而諧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漑濯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靡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以嚭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為大夫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索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攜手趣秦撫翼俱起翰曰伍員子

胥也濯溉洗濯也宰嚭因子胥洗濯而榮貴張耳封常
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
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馳騫之俗五臣本
宰嚭厄楚奔吳陳張因秦立趙也

澆薄之倫

五臣本作俗

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以揣初其

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

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淮南子曰澆

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纖續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續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

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曰雪白氷折皦然曜世也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秤縵綿揣量也言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綿量氣之麤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喻君子蘭薰雪白喻芳潔舒向金

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

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

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黼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立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深司馬長卿揚子雲文章如黼黻之麗河漢之廣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黼黻錦繡之屬

有落其一毛

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誅曰命危朝露

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土梗耳司馬彪

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饑人貧卒食半菽孟

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濟曰雖

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

澆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

毛而濟之土梗謂解如土人木人也菽豆也

銖續微剽

飄

撇

滅匹

雖共工之蒐隱驩兜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鎰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侯瑾等賦曰微

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

諧庸回伏諛蒐隱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惡惡也左氏

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

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

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蹻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
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
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
東京賦曰巨猾間疊蹻其略切良曰鎬銖輕也影撇
續飛貌喻微有氣勢之人蒐隱惡也共工少昊氏之
子有隱惡之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掩義隱賊之行荆
楚也莊蹻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
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
皆為匍匐逶迤折

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

婢亦

導其誠

善曰說文曰逶

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倨而後恭嫂逶
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
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
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
醫破癰潰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
痔邪穆天子傳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

精沟也沟音綽字漢書曰繇王閩侯亦遺江都王建屏
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
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
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翰曰匍匐伏行逶迤邪行
皆謂恭也折枝按摩手足也痔後病也宜人舐之言趨
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蹻盜跖之徒亦為
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
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便辟曲諂貌導引也謂作柔弱
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

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

也善曰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裏魚肉
也者也或以葦或以茅答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銑
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簞笥以裏
魚肉也張張安世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

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古

鬻故桓譚譬言之於闌闌林回論之於甘醴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

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鬻賣也譚拾子曰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然也闌闌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言夫寒暑遞進盛衰桓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也

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

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

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文

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不恒通塞之理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此

則徇

善本作殉

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

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五臣本作字善

曰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

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
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
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良曰殉求也言求利情
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
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

所見之晚乎

五臣本無乎字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

善曰莊子曰規規然自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王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翰曰規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由來久矣
謂翟公署門譏然善本無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
客見事晚也然然字

義禽獸相若一釁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

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銑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

禽獸同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向曰攜

離訟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善曰左氏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

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餮貪財食也言勢利之交古人羞之濟曰陷沒也饕餮貪財食也言

趨利沒名聲於貪鄙為貞介之士所羞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

尤故王丹威子以櫝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雅

旨哉善曰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有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

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

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
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稻也楚荆也夏與榎
古今字也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
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良曰榎
病尤過也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而
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榎楚杖也昌當也言美也美哉美
丹穆之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
情遠也

譽

善曰漢書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玉組夸鄉
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翰

曰樂安郡名髦傑喻英彥也綰貫也銀黃謂
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

道文麗藻

方駕曹王英時

五臣本作特

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

同鄭莊之好賢

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鄭玄儀
禮注曰方併也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

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銑曰道美也麗藻喻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劭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見一善則

盱

盱

衡扼腕

烏半

遇

一才

則揚眉

抵掌

雌黃

出其

屑

吻

無

粉

朱紫

由其

月旦

善曰

孟子曰

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漢書曰

公盱衡

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

眉上曰

衡謂舉眉揚目也

字林

曰盱張目也

張儀傳曰

天下之士莫不扼腕大戴禮曰

曰盱張目也

張儀傳曰

天下之士莫不扼腕大戴禮曰

曰盱張目也

張儀傳曰

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
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
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
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
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
旦評焉向曰盱衡驚視貌扼捉揚舉也抵掌側手擊
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邵與從兄靖
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
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

側輜
眠擊

蒲為

坐客恒滿

蹈其閭閻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

善曰

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
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
輜輶比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
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後

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閭閻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濟曰輜輶華車也輶車軸頭也閭域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奧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之門限及奧隅至於顧盼增其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

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

跡

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

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汙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

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渝拔僕也。渝拔，翦拂音義同也。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史記：蕪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迹。良曰：盼視也。言士人因盼顧盼翦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迹，言其多也。影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也。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五臣本作莊惠之清塵庶庭也。

羊左之徽烈

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

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

美業也徽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楚路逢
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於樹中矣

及

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

草野絕動輪之賓

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
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

楚辭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
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

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
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

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醖酒畢留謁
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范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
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

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
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

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
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
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塚次修
墳種樹然後乃去銑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
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
宿草陳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緡漬酒中
常赴弔萬里至冢乃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
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
動輪之賓謂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
無車馬之謁也

命障癘之地

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

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
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
後漢書朱勅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
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

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向曰藐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障山瘴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

仁寧慕邵成分宅之德

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

登清貴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

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
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
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
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郇
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酣畢而
送以璧成子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
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通
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
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
仁郇氏分
宅之德
嗚呼世路嶮巇
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

漸絕
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
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王逸曰嶮巇猶
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門
右太行也良曰嗚呼歎詞嶮巇薄也言到洽一何至

此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嶮絕危斷
貌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 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善曰耿介之士

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
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

郢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
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

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
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辭曰吸

精氣而吐零濁兮說文曰零亦氛字 翰曰耿介之士
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于高山之

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零濁喻穢俗也
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恥畏也

演連珠

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 善曰傳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托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

馬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

氣

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

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

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

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

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

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

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星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

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

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

以成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劉曰夫五行四時

生物

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

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之氣

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濟曰五

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

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
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

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

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劉曰夫錙銖之衡縣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

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

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

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

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

翰曰此章明君當度才

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錘曰權秤曰

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則困用廣能寡則凶

所稱之物重於錘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

不稱也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任也

劉曰由衡危鏡凶哲

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

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

善曰說文曰

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銑曰

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

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

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

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五臣本作

倉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

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

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

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

敢及天基命定命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

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

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又之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善曰言末

代闇主崇神弃賢故俊又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醺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濟曰此章明昏主弃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又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

臣聞祿放

五臣本作施字

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

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

五臣本作敎

之政五侯並

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

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春秋命歷叙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謂頽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

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善曰至道

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觀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眊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

劉曰古之

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巢於傅巖而精通

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蓋部者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馬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

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巢父也箕山名謁顧也帶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

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

玉帛之惠

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

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

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

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向曰

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也精謂

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質薄

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

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

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

五臣本作景

棄馬班如不輟太山之

陰

劉曰美女之影不惑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嫱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無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也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淫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

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劉曰此章言賢明有

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無

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

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鳶鵲能飛不假風力鵠鵲

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

起淮南子曰鵩鵩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高誘曰鵩鵩謂之老鵩音休蚤音爪翰曰
此章明賢人過時則通故無窮屈鵩急風也曜夜之目謂
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
陵隨之翻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
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居太平之世同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

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
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
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

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
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
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
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
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
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
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
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
車以頭擊門而對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
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
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銑曰此章明貞義
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
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
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
之謫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
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

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五臣本作暉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

悲善曰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

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目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目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

之悲後
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

五臣本作主字

於絕絃

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善曰香以燭質而發芳絃

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林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致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

五臣本作楊

門之

哭

善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按晏子春

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起而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楊門雖三晉之彊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善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

係門闕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粗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劉曰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

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銑

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劉曰此言為事非虛

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

善本作湯字

之晷揮翮生風而繼

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劉曰物有小而

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
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
曰飛廉風伯也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
大功也燧鑽火木也暘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
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日晷
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

故

五臣本作以

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

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良曰此章明人君
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
惡草芝蕙香草墜落肅嚴普徧弘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

五臣本作慣

道繫於神人亡則滅

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

五臣本作史

清耳而無

伶倫之察

善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

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

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

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繫神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

五臣本作斯

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善曰言物雖貴

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盥謂以明水滌絜盛黍稷烜音燬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

以之睡比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

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訊言釋解也南荆東野同善注言楚人共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

之化已滅

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

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微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

欲藏形託閣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感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

意世加甚焉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潜形以智
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
於闇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
聖人垂貞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賾但以無私
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

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劉曰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

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鄔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

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鄔

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

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
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鄔將師盡滅

其族以說其國也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
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
極鄢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
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劭繼也故舜能
繼唐因放四凶楚之
載理由戮二臣也

臣聞音比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

假百

五臣本作北

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

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

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
賢矣善曰揚雄荅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
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絜則人皆掩鼻而
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銑曰此章明君當

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嬖好
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
假北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
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

以利盡萬物不能厭童昏之心德表生

五臣本無生字民本有五臣

倫不能救棲遑之辱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勸化被

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
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
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向曰此章明
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以力移也勗勉敵明也童
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
之時非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

之傲孔丘德上人倫
不能免已之辱也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

五臣本作明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劉曰檢謂定檢

不瀾漫也此言晷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

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

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曰此章明人

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

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

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則天道有定晷刻不差

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

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

其休

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

弃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

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

五臣本作陵

霄

之節厲

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弃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

遜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遜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勵高也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勵節不可違故執操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

曰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嘆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非文體也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遊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

莫同矇蘇

收察懸景東秀則

夜光與珅珅

善本作武夫

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

而並劬

劉曰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

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

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頓猶

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矇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

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

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

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

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

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

矇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

璧名喻賢也珅珅石名喻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日闇

則明目與盲瞽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珣玞咸歸匿
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劬繼
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

管下僚素

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

逃

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
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

影

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

善曰司馬

彪

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

緹

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庠外高從其方位加

律

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厯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

所

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

僚

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濟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僚向也謂挿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況人情能逃匿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

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也鏡也

臣聞祝啟

五臣本作圉

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

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劉曰夫道上環

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祝圉止樂之物鼙小鼓也夫祝圉鼙鼓音雖希疎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

臣聞目無嘗

五臣本作常

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

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善曰言為政之恕已及物也耳

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銑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

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劉曰此欲

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鷃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沒汝寬曰及饋

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
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劭趙都賦曰巨
鼇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
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
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
而照之也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
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粢也吞波大魚也北方
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
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
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
兮橫波王逸曰衝隧

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
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翰曰此章

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震風洞發則夏屋
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

有時而傾

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瞶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

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

良

何則牽乎動則靜凝

曰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

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

善曰屋

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

凝止也自定之貌也

翰曰凝止也

係乎靜則動貞

劉曰

舟牽水是動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

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

善曰舟雖動而

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

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銑曰

是以淫風

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也

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劉曰

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猶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

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曾參史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蘆絜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蘆絜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

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誚輕薄之頽風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跣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跣屨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

偕返於是楚俗無相弃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著薪而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著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弃也墜屨亡簪同善注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弃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澆俗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

五臣本作不

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

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垂條必降彌天之

潤故閭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劉曰

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

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
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于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
也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
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
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
亦猶閭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
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

立之跡

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逐欲遂令
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

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
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
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凝佇立之跡然序又
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

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順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墮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跡之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

吐音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污隆用行其政取其濟物而已猶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賁與鼗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疎通也

銑曰此章明聖人不

枉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大鼓曰賁朗明疎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

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為緇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

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

五臣本作重

於身故臨川

有投迹之哀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

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也向曰此章

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泠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

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劉曰事得其要雖寡

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爾雅曰賾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賾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弃末也

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良曰此章明弃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

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劉曰天布列象物所

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

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晷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疎而易知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

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

善本作鹵字

之威

不能降西山之節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

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事如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并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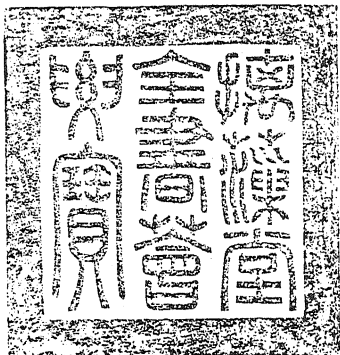
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不及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帡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帡幪莫經切幪莫公切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

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
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
凋松柏也
淫侵也



文選卷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垣

謄錄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五

集部

文選卷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

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既

五臣本作始

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善曰淮南

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

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家語孔子曰地載

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

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翰曰茫

茫廣大兒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在帝庖羲

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

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

善曰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

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銑曰庖犧伏犧也

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

之道家道以正而五臣本王猷有倫善曰周易曰家道

也無而字

曰王猷允塞猷與猶古字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善曰周易曰坤

通問曰猶道倫治也

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婉嫺

也濟白言婦德尚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

翳淑慎正位居室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嫺

家烈女傳注婉柔和嫺深遠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

曰女正位乎內良曰婉順嫺靜淑善也正位謂皇后

也施衿結褵虔恭中饋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

褵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翰曰

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

褵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翰曰

女嫁褵也虔敬也中饋酒食之事也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樊姬感莊不食鮮

儀銑曰肅敬儀法式用懿美也

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善曰烈女傳曰

樊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

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

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

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

之以好是故不聽元能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

以厲桓公也

恍五臣本作各字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

園園獸能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

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

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

以此倍敬重焉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言班妾有

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

辭割驪五臣本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善曰漢書曰

成帝遊於後

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良曰同善注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割歡者防慮微遠也道罔隆而不殺物無

盛而不衰日中則吳月滿則微

善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又曰周易曰日中則吳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

翰曰殺滅吳偏也

崇

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

善曰蔡邕

女誠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興德如為山之難廢似發機之易也

梳也

向曰飾容謂理裝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

克念作聖

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窠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濟曰愆失也

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克能也言脩飾道德則為聖人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

義則同衾以疑

善曰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

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又曰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翰曰言善則遠亦應

背義則夫婦亦相疑異同衾謂夫婦也

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善曰周易曰言行君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也

勿謂幽昧靈監

五臣本作鑒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

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闇靜之處而以為無知

者神靈鑒聽不在響象而知也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濟

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天道惡滿也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

善曰揚雄解嘲曰炎

炎者滅隆隆者絕

良

鑒于小星戒

五臣本作式

彼攸遂

善曰

曰隆隆盛也墜落也

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

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翰

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隨夫人以次序進

御於君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言盡婦人之道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善曰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銑曰螽斯蚣蝰也

言無妬忌故種類繁多而

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善曰

詩人引之以美后妃也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

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褻黷其類也漢書

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

餘年卒皆無子也

向曰過分曰黷言歡不可過分寵

不可專擅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善曰文子老子

曰天道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理

之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善曰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良曰翩輕也言美者人各治五臣本容求好

自為美懷輕薄之行者則自取尤過治作治

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漢書曰王立

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

翰曰言為妖治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

結恩而中絕者皆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善曰太公金匱師尚

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怠銑曰翼翼矜矜小心兒興盛也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望自期於汝身司主也庶姬衆妾也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

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時固隨竇憲行

遂作此
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

五臣本無曰字

車騎將軍竇

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

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寅亮

聖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輔翼也翰曰寅敬亮信登

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乃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

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向曰

耿秉為執金吾禦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善曰毛詩

禁也朔方北方也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

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濟曰鷹揚螭虎暨南單于言士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

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

竇太后從之良曰暨與也與元戎輕武長轂四分善曰

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革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轂

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翰曰雷輜元大戎兵也長轂兵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驂雷輜銑曰輜車也言兵車之衆

如雷聲也勒以八陣泣以威神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

北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向曰注與善同泣臨也謂勒八陣之勢以威

神臨之玄甲耀日朱旗絳天善曰漢書曰發屬玄田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

翳日濟曰玄黑色絳赤遂凌五臣本作陵高闕下雞鹿臣

本作漉字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

臣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

難鹿塞良曰陵上經磧鹵絕大漠善曰說文曰鹵西

也高闕雞漉皆山名方鹹地也漢書曰

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讚曰沙土曰漠直度
曰絕也翰曰磧石地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 斬溫禺

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
臣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溫禺

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
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都侯左氏傳智瑩曰不以釁鼓

也銑曰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然後四校橫徂善
號殺人以血塗軍鼓曰釁鍔劍鍔也

作徂 星流彗掃向曰校隊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
彗掃言除也此並威武之盛矣 蕭條

萬里野無遺寇濟曰蕭條萬里空遠於是域滅區殫反

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良曰區亦域也殫盡也
旆旗也言既平匈奴考

書傳驗圖牒覽 遂踰涿角邪跨安侯乘燕然善曰范曄
匈奴中山川也後漢書曰

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遯逃去依安侯河西 翰曰踰跨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 躡冒 墨 頤之區落焚老上之名安侯河名燕然山名

龍庭

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頤冒頤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頤死子稽弼立號

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銑曰躡踐焚燒也冒頤老上匈奴君長號也區將上以撫高文之宿憤落部落也龍庭單于祭天地也

光祖宗之玄靈

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七日又文記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向曰攄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 帝之宿怨光祖宗之神靈也憤怒玄神也 下以安固

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濟曰恢大

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我天子之聲也

茲可

五臣本作咨所謂

一勞而久逸

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善曰漢書

揚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鑠

舒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

昨

海外

善曰毛詩曰於結鑠王師遵養時

晦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荒裔絕於凶虐也

翰曰鑠美勦

覈其邈兮

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嵒

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嵒與碣同音義曰渠烈切

銑曰

夏邈皆遠也亘徧也神丘燕然山也建立也隆高也嵒碑也

熙帝載兮振萬世

善曰尚書

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向日
熙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

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濟曰范曄後

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

茂才為汲令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

曰座右銘也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善曰

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世譽不足慕
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唯仁為紀綱

良曰譽聲譽也

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善曰劉熙孟子

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

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

謗議常理何能傷人乎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善曰越絕

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也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向曰涅黑泥也淄黑色曖曖闇

昧兒言在俗不染外

如闇昧內含光明也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

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

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濟曰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剛彊者死之徒言以此誠世人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彊兒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與易也

良曰行行剛彊兒鄙夫謂庸鄙之

人也言庸人為剛彊之志悠悠然其禍故重也悠悠長

遠之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

足不辱

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足不辱故勝不善也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

芬芳

善曰王蒼曰苟誠也銑曰苟且恒常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

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
世祖遣使鑄石記焉向注同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善曰揚雄益州歲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山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兒

也濟曰巖巖積石兒梁

遠屬荆衡近綴岷嶠

音波善曰尚書

山梁山也峩峩高兒

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嶠既藝良曰屬綴皆連也荆衡岷嶠

皆山

南通印契

北

達褒斜

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印蜀都西部也契夷名也梁

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也翰曰印山名契蠻夷國名也達亦通也褒斜

谷名狹過彭碣高踰嵩華

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

關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銑曰惟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名踰越也

蜀之門作固作鎮向曰大可為鎮險可為固也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善曰酈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

峻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濟曰劍閣言其峯如劍

其勢如閣壁立謂窮地之險極路之峻善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

峻也千仞言高也

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啟扉良曰世濁則逆道清斯順

言窮盡地之險極道路之峻也

閉由往漢開自有晉善曰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

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翰曰蜀人負此險固

故遇濁世則逆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歸之閉謂漢末

劉備據而叛也開謂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

使鍾會平蜀而開之

田生獻籌

善曰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衆可敵百萬故能吞諸侯也齊

亦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彊大也田生謂肯也

獻籌謂獻策於漢高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向曰矧況茲此也狹隘阻

言齊秦形勢之險也

也區域也言其土地一人荷戟萬夫趨七余反善

曹洪荅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趨趨

難行也濟曰趙趙不進兒言負其險阻一人荷戈萬

夫不能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

進也

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良曰匪昔在武侯中流而喜

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險也

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

國不祀

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

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穹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

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

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

侯曰善 翰曰喜數也同善注洞庭湖名孟門山名不

祀謂不得祀

其先人也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又曰左氏傳曰凡師

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銑曰迄至昏暴鮮

少績功也言天命不易憑險 公孫既滅劉氏銜壁 善曰

難而作暴亂少不敗其功也 公孫既滅劉氏銜壁 范曄

後漢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

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

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

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與觀自縛詣壘
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銜壁向同善注覆
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善曰晏子春秋
諺曰前車覆後
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濟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覆之以此言
告梁益二州
以為誠也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

漏刻

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

之

良曰同善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

置之其上隱起
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

五臣本作者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

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
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墨子曰紂之亂
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
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 翰曰格至也文祖
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 雖革命殊乎因襲
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

揖讓異於干戈而畧緯冥合天人啟基巨克明俊德大

庇生民其揆一也

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之義

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
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
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
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

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啟之心人悉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晷影也緯星也謂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啟開庇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賢才庇覆兆庶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

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向曰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行怠棄三正也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踳地無歸瞻烏靡託善曰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

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
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
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
於誰之屋濟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
東昏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踏
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
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
之也靡無也怨於是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
歎而無所託也

百神禔是萬福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
支萬福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

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闕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
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

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焉。翼敬也。禔猶取也。言敬神祇以於是。善本無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取多福也。於是。於是字。

區天行地止

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

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巴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荆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脩許昌宮賦曰。晦曖低徊。天行地止。翰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兒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止也。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

附善曰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
發度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
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銑曰旅
衆也高祖斬白蛇屯黑雲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火流
為烏此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
也祇神也響附謂如響應聲也穿冒露頂之豪箕坐

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

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
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
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
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冒人去會稽萬
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
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

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賈豪
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
旅於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
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向曰穿胃露頂西南
夷之風也箕坐椎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
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無道也夏首憑
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善曰楚辭曰過夏首
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濟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也
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帝赫

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

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
日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

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良曰赫盛兒秣養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

惡之渠皆泥其弘舸連軸巨檻接艫盧鐵馬千羣朱旗頭面以降也

萬里

善曰吳都賦曰弘軻連軸巨檻接艫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

北隄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翰曰弘巨皆大也舸

軸檻艫皆船也鐵甲也言水陸發軍也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

不血刃士無遺鏃而五臣本無而字樊鄧威懷巴黔底定善曰魏略

王凌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准曰廬九之間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

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一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
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
銑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
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鏃言不放箭也樊鄧
巴黔皆郡名懷來底致也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
言以威求之而致定也

似藩籬戰同枯朽

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
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
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向曰紂之

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
疎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

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

食盈塗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於商郊牧野左氏傳

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

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

南王尚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

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於篚

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濟曰革車兵

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簞

筭也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

筭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岐也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

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善本作人農不遷業市無易

賈

五臣本作價善曰尚書中侯曰天乙在亳夏桀迷惑諸鄰國繼負歸湯帝壬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

之內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

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
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民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
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良曰夏桀之
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人皆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
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
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也 八方入計四隩奉

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

善曰河圖
龍文曰鎮

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
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
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
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
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翰曰四隩
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
謀軍書更至也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

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

獨夫授首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兒矣運命論曰張良

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寃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謨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日十二辰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於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縋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僞失也言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案十二

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

臺之珠反諸侯之玉

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

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向曰焚弃綺寶謂崇儉也帝王紀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玉於諸侯人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咸喜也

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

服者盛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汜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

明並日月濟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朝之於人皆如陷泥墜火沒溺大水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於

是仰協三靈俯

五臣本作府

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叙之

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貺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

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揚

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雒貢龜書良曰協

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

負圖以瑞堯也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受納者言升為天子

類帝裡宗光有神器升

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善曰尚書曰肆類於上帝又曰裡於六宗國語富辰

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

乃大有事於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
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翰曰類禋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子器也
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
也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善曰
中國也
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曰
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羌
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
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銑曰班布也政法也
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
方外四夷也協合也上策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
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賦曰連緩耳鎖雕題呂氏春秋
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
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末

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裘褐之域莫不屈共川鼻飲之國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

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

無警

善曰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代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

額卑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之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囿洛之間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濟曰交臂屈膝謂臣服也厥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也罷鄯無警言

晏清也。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善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良曰：邇近肅清也。鹿駭狼顧，喻賊警擾也。忘息言無也。乃正六樂治

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

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兵、軍、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翰曰：六樂，六代之樂也。五禮，吉、凶、兵、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置

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

如市。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

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興建庠序

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

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个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啟開也郊南郊丘圜丘皆祭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也錄記典法秩叙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叙也於是天下學士靡

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

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濟曰言庠序之興故學者如順風而靡皆歸之於梁也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

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

與此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准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侍天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息謂無備也簡略也阜厚也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

截允執厥中

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

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翰曰規法摹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其也言

前代法則故事有煩亂人者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皆芟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

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

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

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

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銑曰哀公三年火季桓

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

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

法也言布法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

以示人也禮記

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間化為松柏向注同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

岳黃金河庭紫貝

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

去百丈上有明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又曰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濟曰海岳蓬萊山蒼龍元武之制銅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

爵鐵鳳之工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

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良曰

皆闕名也

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

善曰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無乃窮

寃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叔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

翰注同

或以表正王

居或以光崇帝里

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曰昔周公

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峻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闕者

以飾帝王之居里而榮重也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

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

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

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

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閒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

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
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徒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
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
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太
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向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兒鴻大烈
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天闕宋立雙闕
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
假為觀闕是欺誑耳目無益章程也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

陳圭置臬

魚

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

善曰周禮曰或審曲

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
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
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
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

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峽闕於閭闔論語曰裨諲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濟曰審察也謂察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善曰天紀始起華闕以飾國門也

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

乃良曰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

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

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
先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
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
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
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

也物觀雙碣之容人

五臣本作民

識百重之典

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

物觀西京賦曰圓闕踈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
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里

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

觀之以知百代之常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善曰郅正釋機曰創制作

法也重代典法也

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

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

其辭曰

兒皆盛

爰命下臣式銘盤石

濟曰下臣倭自謂式

其辭曰

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汭漢啟岐梁

善曰此言建國立都不恒

一所故洛汭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汭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良曰建立也洛水名汭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居因業盛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恒故雍洛咸為帝宅也

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

善曰帝主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功

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

翰曰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也

青

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

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

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浹日斂而藏之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浹日而斂之銑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都江南皆無闕故使法無所懸書無所藏也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

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名雙起也

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善曰王逸楚辭

注曰偃蹇高兒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
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交騎對幌蜀都
賦曰鬱氛氲以翠微濟曰偃蹇巍巍壯
大兒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布教方顯浹

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
和布教于邦國又曰正月

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浹日而斂之懸
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良曰

周禮懸法教于闕浹日鬱嶺魚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
而斂之委篋謂藏書也

棟勢超浮柱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嶺其獨出西都賓曰
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

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
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榱兮袖莫莫而扶傾翰曰鬱

嶺穹隆壯大兒飛棟浮柱謂漢甘泉色法上圓制善本
宮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作負

製二

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善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

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俯臨煙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

善曰

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

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

向曰賓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

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善曰周易曰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窟重軒穹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

尊所改也 濟曰言此關同天地
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 疆窮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 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新漏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恒治之漏刻成太

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

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
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准法也 挈壺命氏

遠哉義用

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 銑曰周禮置挈

壺氏掌漏刻遠哉 揆景測辰徼呌宮戒井守以水火分
歎此義之用遠也

茲日夜

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

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
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
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
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
也 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徼巡宮也戒井謂宮中穿
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
為沃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為晝夜異
刻也言以漏刻日晷及時晝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

於宮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子殄滅攝提無紀善

中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常指辰而乃指己是為失方濟曰司歷主歷之官從父學者為疇人也正月歷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衛宏載傳

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善曰衛宏漢舊

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

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
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陸機之賦虛

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

善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珠崑玉喻文章

美也言此二人虛弘度遺篇承天垂旨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

擅其文而無益也

弘度遺篇承天垂旨

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
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一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

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

銑曰李弘度

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旨意也

布在方冊

五臣本作

有布無彰器用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

實器用之資也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用也

譬彼春華同夫海棗

善曰

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
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棗
至海而拯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
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濟曰春華
言不實也海棗同善注言何李法亦無實也寧可以

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

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
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
道敬問伯父郊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
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良曰寧安軌法也
言為法無實安可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善曰蕭子雲
以字人垂教也

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
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翰

曰舊漏本山陰令魏丕所造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

積水違方導流乖則

善曰陸機漏刻

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銑曰積聚導引也言聚水引流皆違正法

六日無辨五行

不分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

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

夜也

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

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

辨不分謂失常也

歲躔閹

於

茂月次姑洗

善曰太歲在戌曰閹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

姑洗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善曰夏諺曰吾

濟注同

王不遊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良同善注變易也言易齊政也

業類補天功均

柱地

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

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翰

河海夷晏風雲律

呂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

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

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

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蘊而

貢神香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於今十三年矣 銑曰

夷平晏清也言河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至

道之坐朝晏罷每旦晨興 善曰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

帝之業以諭其意早朝晏罷以

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屬

仁賢 向曰晏晚晨早興起也言天子勤政理也

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善曰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

人掌祭祀夜嘯且以詔百官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使早起屬繫也言君繫於此

善曰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

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

相緣良曰星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時乖啟閉

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常

箭異錙銖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

四銖為兩也翰曰啟閉以箭漏水爰命曰官草創新

也言舊漏壺箭失開閉長短之節

器善曰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論語曰禘

器草創之銑曰天子有日官草創始制也新器則

新漏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善曰周易曰仰以觀於

刻也

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

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向曰易云俯

則觀法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祲之臺也梓慎登

大庭之庫則於地四參以天一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

庫亦臺屬則於地四參以天一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

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濟曰則法建武遺蠹咸和餘

也故壺用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建武遺蠹咸和餘

舛善曰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

刻即上魏丕所造也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

帝年號蠹朽金筒方負五臣本作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爛也舛差也金筒方負金筒方負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負孫綽漏刻

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二階積水成川陸機漏

刻銘曰口納胃吐水無滯咽翰曰金謂壺壺形方變

箭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水也吐謂箭納於壺也變

律改經一皆懲革

善曰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銑曰律法經常

懲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定改

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

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善曰陸機集志議曰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向曰

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言可測時日考表影候陰氣也

不謬圭撮無乖黍累

善曰

漢書曰天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撮麤括切濟曰謬誤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累言新漏刻無乖誤也又

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

士唐都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也良曰校考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筭

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善曰爾雅曰春為發

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

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

歷比於六歷疎闊中最高微近又曰淳于凌梁覆太初

歷晦朔弦望皆最密也翰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滿

虛損也同善注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五臣本作得而

稱也銑曰貽遺也無得昔嘉量微物盤孟小器猶其昭

德記功載在銘典善曰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惟則七

略曰盤孟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

盤孟中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

不在銘典向曰周禮栗氏為量銘曰嘉量既成以觀

四國盤孟者黃帝之史書盤孟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

物猶明德紀功以
為銘典於上也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

與坤元等契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

化天地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又曰周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濟曰

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信也

勲倍

楹席事百巾机

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於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

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言也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太公有楹席巾机之銘言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

巾机之

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

而推之為凡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吕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

吾之野兩都賦序曰有陋洛邑之義 翰曰曾水水名
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啟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
言安可使漏刻 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 善曰崔玄山
不及於彼乎 瀨鄉記曰老

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擬惡
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
昭備 銑曰金字銀 乃詔小臣為其銘曰 善曰集曰銘
書謂碑銘之書也 一字至尊所

改勅書辭曰故當云銘 向曰
此銘字初為辭帝改為銘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善曰周易曰
日月運行一

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莊子
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
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
其來無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

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畧正權槩

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

帝之載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升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升桶權槩皆令均等也

濟曰熙廣載

事也衡石稱也權槩斗槩也言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善

置挈壺以廣事使氣平畧正也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

良曰時道交錯喪亂故禮

教法術銷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

善曰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

散亡滅也

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玄曰以水守壺者

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毛詩曰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

翰曰遽急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失明暗之時節也

擊刀舛次叢木乖方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

銅作鑊受一升晝炊飮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

軍事懸壺以序聚標鄭玄曰謂擊標兩木相敲行夜時也銑曰漢儀畫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謂打更木

也舛次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善曰毛詩曰維彼四言失常也

言武帝於此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濟曰次序襲重也方窮究而度也

洪殺殊等高卑異級善曰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良曰洪大殺

小也言漏刻之體大靈虬承注陰蟲吐喻善曰孫綽漏小高卑各異次也

吐注陰蟲承瀉翰曰虬龍也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作蝦蟇銜承蓋而吐喻之

忽來鬼出神入善曰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

曰言微微若抽繭逝如激電善曰陸機漏刻賦曰形微妙也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之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也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

刻金徒抱箭

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

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濟曰輟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眼不留眄謂伺機法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履薄非兢臨深罔

戰

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良曰言掌壺人恐有差失甚於履冰臨深也授受靡

譽登降弗爽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

翰曰言時之授受無訾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唯精唯一可法可象善曰尚書曰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銑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

法月不知五臣本作通來日無五臣本作不藏往分似符契至猶

影響善曰周易日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

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向曰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喻信也影

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形聲合昏暮卷冀莢晨生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

葉晨舒而昏合田休子曰堯為天子冀莢生於庭為帝成歷也濟曰合昏槿也其葉夜合而明舒冀莢瑞草

也每晨生一葉至十尚辨天意猶測地情善曰詩汜歷五日後則日落一葉樞曰靈臺叅

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翰曰言合昏冀莢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況我

神造通幽洞靈善曰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銑曰洞通靈神也神造謂漏刻也

配皇等極為世作程

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

尚卑貴禮來世作程也言配皇天齊極星之運為世之法也極謂法也

向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

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

吉士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良曰穹天也皇天之神不察視我明詰之人乎神祇何殲滅之

誰謂不痛

善作庸

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善曰范曄後漢

書桓帝詔曰少遭不造先帝早世又曰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

翰曰傷亦痛也零落

也言痛其

存亡分流天遂同期

善曰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

遂於命也銑曰天少死遂終也言存亡雖且殊途天與壽終同期於死也

朝聞夕沒先民所

思

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向曰先人古人也思聞道而死也

何用誄

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

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也旌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又曰孝經曰哀以送之濟曰素旗雜帛為之即今之銘旌幡也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

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

良曰猗歟歎辭侍中

榮官也遠祖畢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

於畢是謂畢公也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

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善曰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

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晉獻

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威至子孫稱王是為惠

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辭曰伊伯庸之末胄也翰曰齊

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

絕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

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

也條葉謂子孫也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

向曰滋繁烈業也秦有王離王翦之貴也漢有五侯

之威是揚聲也

會遭陽九炎光中朦

善曰漢書曰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

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朦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朦不明

也

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朦暗也中暗謂王莽篡位

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善曰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良曰撥亂謂平王莽也建立也時

雍太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善曰春秋漢含寧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周易曰

履道坦坦也樹立鍾聚也

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

寵爵之加匪惠惟

恭

銑曰謚法慈仁好與曰惠恭敬事上曰恭

自君三祖為光為龍

善曰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

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寵也向曰棗曾祖襲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兪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

五臣本作掌

太

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

善曰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又曰慎

微五典五典克從

濟曰兪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襲

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五常之典能順從而

行天靜人

五臣本作民

和皇教遐通

良曰言能使天下安和皇王之教遠通也

伊

君顯考弈葉

五臣本作世

佐時

善曰魏志曰棗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翰曰伊惟考

父也弈不絕之稱也謂棗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也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善曰張衡

四愁詩序曰久處機密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

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善曰棗父無傳

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向曰聚父出君以淑懿
為岱郡太守也庶衆績功也咸熙皆廣也

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言善

孔業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
於神明而生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

也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聚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
也洽徧幽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也微言

為先聖文若春華思若涌泉善曰荅賓戲曰摘藻如春
之書也

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圓良曰春華發言可詠下筆成
喻繁茂也思才思也泉涌言不絕也

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善曰魏志聚善屬文舉筆便成
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

翰曰洽通也藝棋局逞巧博弈惟賢善曰魏志曰聚觀
材藝也閑明也

復之基者不信以枹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
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銑曰棋局逞巧
謂梁能覆局及善博弈之術也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

臣專制帝用西遷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帝
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

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從天子都長安
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

謂董卓也言卓專
制遷帝於長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

荆蠻

善曰魏志曰梁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
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

客也崔瑋七蠲曰翻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
荆濟曰阻艱謂遭董卓作難也翕然鳳飛兒君子比

德於鳳故以此喻梁也
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

濯纓清川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振冠南岳濯髮清川集本清或為消誤也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

也鄙陋鮮明也南岳衡山也清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善曰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

也南楚善曰我公魏太祖也銑曰我公謂曹操也奮振也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荊州也荆人或

違陳戎講武善曰禮記曰乃命將師講武習射御向

君乃義發算我師旅善曰魏志曰劉表卒檠勸表子琮令降太祖濟曰義發謂勸劉表

子琮降曹公算謂高尚霸功投身帝宇善曰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

籌度知其彊盛也

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叙曰世祖壞亂復帝宇良曰高尚太祖有霸功也帝

宇謂漢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善曰毛詩曰謀夫孔多是

室也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善曰毛詩曰謀夫孔多是

翰曰斯言為勸

琮降漢之言

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郡

若稽顙漢

也與用也

北善曰漢書南郡有編郡縣音義曰編音鞭郡音若

銑曰奉上曰響編郡二縣名言奉上投兵戈於此二

縣稽顙從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善

漢而北歸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善

魏志曰太祖辟粲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

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向曰寔實嘉善揚名也

言曹公實美粲之功名舉京國也金龜紫

綬謂辟粲為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勲功也勲則伊何勞

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善曰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又曰史記穰苴曰將

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濟
曰靡無卓高峙立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
殊異之略高乃署祭酒與軍行止善曰魏志曰後遷軍
謀祭酒周易曰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良曰曹公署祭筭無遺策畫無失理
為軍謀祭酒與之軍中行止也

善曰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
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翰曰言計策必中也我

王建國百司雋人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曰雋人
在官銑曰天子進曹公爵為魏王

史置百官又理也君以顯舉秉機省閤音太
協韻戴蟬珥貂

朱衣皓帶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斷曰
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向曰秉

執機微也省閤宮門謂祭為侍中執機微之事
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也珥插皓素也入侍帷

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漢書

曰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

不實振芳風濟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

世也

嗟彼東夷

善曰東夷謂吳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

徒光光戎路

五臣本作輅

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

五臣本作輝耀

王塗

善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父三事以清王

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恃騷動擾亂也光光武兒戎輅兵車也言吳國恃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繁為

侍中驂乘故云侍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

善曰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

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

翰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

言絮思酬其榮故來附魏王伐吳亦望彼吳來歸向王德也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

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

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彌留銑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謂絮從操伐吳

路病而卒也翩翩孤嗣號慟崩摧善曰蔡邕袁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長慟向曰翩翩

翩翩孤兒孤嗣絮子也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顏善曰

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顏向曰哀軫車也迄至也謂絮子自魏至南淮迎喪也顏墜也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良曰魚失

水鳥忘栖言哀感之深也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善曰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翰曰貫過

也植自言與梁親密

好和琴瑟分過友生

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良曰友生謂朋友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

向曰遐遠

征行也

如何奄忽棄我夙零

濟曰奄遽夙早零落也

感昔宴會志各

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

五臣本作敝

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良曰厲遠也予植自謂也戲為初與梁有戲言

敝路靡無也異此驩

五臣本作歡

之人孰先隕越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

小白恐隕越于上

翰曰此歡則前宴會也孰誰也誰先隕越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

何寤

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

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又曰列子曰太素者

質之始也

銑曰言何寤粲乃先逝也

向曰言與粲

論存亡生死之數而粲懷疑求書以訪明據也泰素天

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

我將假翼飄飆高舉超登景雲

天蓋粲有求仙之言也

要子天路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美門乎天路濟

曰植言子之魂神游於天我將假借

喪柩既臻將反臣五

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

本作

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

善曰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願悲鳴

及五步一彷徨

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輜喪

虛廓

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巨卿所乘以哭元伯

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善曰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言

翰曰廓空也藏景

延首歎息雨泣交頸

居盈反銑曰延引也雨泣言泣

蔽形言不見也

下如雨而

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

善曰

交頸也

莊子小人徇時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向

曰安止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死於

求名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

死也哀

濟曰孔甚也言生為

時榮死為人哀亦為甚榮也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良曰楊肇為荊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

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

善曰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又曰楊肇

碑

曰肇字季初榮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翰曰榮陽郡名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

夫天子建

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

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也又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銑曰諸侯稱家言能

選任賢才以是政教和也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善曰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

父

時惟鷹揚

又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向曰憑依也

尚父太公也

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阿伊尹也相於

殷而殷依之

以致和平也

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善曰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

濟曰矯矯武兒

忠節克明茂績惟嘉

善曰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

爪牙謂為將軍也

績 良曰克能
績功嘉善也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

華

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淮上
疏曰故朝多瞻瞻之良華首之老 翰曰宏大略道

遐遠華白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 銜恨沒世命也奈
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

何嗚呼哀哉

善曰范 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
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銑曰銜恨
功未著也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 善曰法言曰有生者
必有死有始者必有

終自然 身沒名垂先哲所躋

善曰東征賦曰唯令德為
不朽身既沒而名不亡也

向曰哲智是也言身 行以號彰德以述美

善曰周書
曰謚者行

死名垂先哲以為是也 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
之見述也 濟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誅

也敢託旒旗爰作斯誄

善曰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旗良曰旒旗謂銘旌

幡也古人用以書德行爰於也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

出楊侯善曰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

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氏或稱侯號曰楊侯也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采於晉之陽

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肇則其後也弈世丕顯允迪大猷

善曰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銑曰奕世相連不絕也不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

明信蹈天猷五臣本作鑒漢德龍戰未分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猷周德矣周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向曰龍
戰喻羣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 伊君祖考方事之

殷 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
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韐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

盛也 濟曰伊惟殷盛也言 烏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
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

外 五臣本 朝策名委身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烏則擇木
作魏 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

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
乃辟也 良白言肇之祖父漢末仕於魏朝也 奮躍

淵塗跨騰風雲 善曰荅賓戲曰振技洿塗跨騰風雲
翰曰塗泥跨躡也言肇父格遭魏之任

用如龍之奮躍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善曰楊肇驍騎府
淵泥躡騰風雲 君之嫡孫領軍肅

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
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銑曰統領也驍騎肇祖也領軍

肇父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

善曰毛詩曰纂

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向曰篤厚纂承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基本也 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

亦怡怡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桓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又曰毛詩曰無競惟烈尚書

曰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姦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然不競名

利於時人也蒸蒸進也言為孝日進怡怡和順兒

多才豐藝彊記洽聞

善曰尚書周公

曰不若旦多才多藝孔叢子萇弘曰仲尼目睇毫末心洽聞強記博物不窮良曰豐多也洽徧也目睇毫末心

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荅賓戲曰研桑

心計於無垠又曰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
去以為榮也翰曰睇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

之書皆善也與人尺牘皆珍
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尺書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

若飛紙落如雲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學優則仕乃從王

政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善曰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

曰子皮曰僞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又曰肇
碑曰嘉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向曰優長

也言人出仕猶開收玉璞發其
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為此縣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

登司官肅我朝命善曰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濟
曰化風化也惠愛洽徧也良曰越

度也司官為理書侍御史言肇
自軹令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

泣其任視民如傷

善曰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

名大理又曰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

翰

曰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泣臨也視民如傷言重人

命也庶獄明慎刑辟端詳

善曰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聽

參臯呂稱侔于張

善曰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究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

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

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

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向曰臯陶舜士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于定國

張釋之並漢法官也言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善曰肇碑曰除野王

肇之參聽與之齊也

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

漢書河內郡野王縣

濟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野

王縣名也倉盈庾億國富兵彊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

富兵彊良曰盈滿也庾亦倉屬十萬曰億倉廩實故兵彊也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

以兼資參戎作弼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

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翰曰煌煌明也文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兼

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

白茅亦朱其紱善曰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黻與

紱古今字同銑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紱

公侯之服飾也 魏氏順天聖皇

五臣本作王

受終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

禪位於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向曰魏陳留王順天禪位於晉嗣

王而晉王受其終命也

烈烈楊侯實統禁戎

善曰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濟曰

烈烈盛兒統領也禁戎禁兵也

司管閭闔清我帝宮

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漢

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良曰司主管篇也閭闔洛陽

城門言主門篇清靜席宮以備非常也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

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翰曰苛慝謂亂謂督勲惡也作起也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

勞班命彌崇

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銑曰謂言督察崇高也以

言察之功進封東武伯故云班命彌高也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

場分流

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又曰毛詩曰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向曰茫茫滔滔廣遠兒海岱

謂青州江漢謂荊州玄化道化也周被東文兼武時惟也疆場分流言未同也疆場謂疆界也

楊侯既守東莞

官

乃牧荊州

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郡有東

莞屬徐州也

濟

曰秉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惟

楊肇而已東莞縣名肇時為東莞相及荊州刺史也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

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

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言可以摧突萬里也對答休美也謂

答天子之

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以德以伐以柔

善

美命也

國語楚藍田蠶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又曰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翰曰若驚恐不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 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

善曰班固高紀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

銑曰吳夷凶

侈謂孫皓也偽師長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

急詔令迎闡羊祜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為抗

所擒也肇為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將席卷於吳也

繼蹇糧盡神謀不忒

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

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冠圍備始合晉巴東監庫徐肩率水軍

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攻肩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向曰寨縮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

神謀之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善曰左氏

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桓子其敗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也濟曰君子引曲於已推直於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負執

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善曰左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為法受惡良曰咎罪讓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旗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

游

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

不質

善曰毛詩曰采芡祁祁封禪書曰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曰毛

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銑曰祁祁衆多見搢紳衣

冠之類也靡無

位貶道行身窮志逸

善曰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

隆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向曰貶黜也弗言肇爵位貶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

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

善曰毛詩

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又曰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濟

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子囊佐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慙而使大命終也

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

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堯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良曰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

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翰曰蓐席也朝廷謂

天子朝達

五臣本作建

厥辭夕隕其命

銑曰言朝有思君之言而夕亡也

聖

王

五臣本作主

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勲考終定謚

善曰肇碑曰肇

堯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堯大行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向

曰悼傷也衾單被襚衣服也

濟曰華

羣辟慟懷邦族

薨天子追其功祭以少牢謚曰戴侯也

揮淚

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及同姓也言為國惜賢也

孤嗣在疚寮屬含悴

善曰

毛詩曰薨薨在疚嗣肇子也疚病寮官悴憂也

翰曰孤

赴者同哀路人增欵嗚呼

哀哉

銑曰欵泣之餘聲也

余以頑蔽覆露重陰

善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

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魯也露潤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覆潤重陰也

向曰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

仰追先考執友之心

善曰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

曰考則岳父言我追思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心

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善曰晏子春秋

越石父曰士者中乎知已也言戴侯知我之心而我亦識達其深也

承諱怛涕

淚霑襟

善曰楚辭曰泣歔歔而霑襟也岳時在遠聞之故云承諱忉怛悲傷也

翰曰諱死

豈忘

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

音嗚呼哀哉

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

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

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

善曰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潘岳楊肇

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
公山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
將軍康侯楊潭也向曰八歲喪父其母五臣本鄭氏
肅侯名暨康侯名譚也

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
衰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

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
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濟曰密陵成侯名

默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家而免諸艱難
長女也

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父王家
良曰保安父理也艱難謂辛苦也戴侯康侯多所論著

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

模範矣

善曰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旨美也言其軌跡皆

用模法於
祖父也
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

薄余甚奇之

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銑曰舅

氏謂鄭袤家也言能約儉菲薄岳甚以為奇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善曰周易

曰日新之謂盛德向曰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曰加新麗也

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

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濟曰已止也

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

子之姑余之伉儷焉

善曰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恪及祖肅侯父康侯也伉敵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

往歲卒於

本作

德宫里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宫里名也

喪服周

五臣本作同次

綢繆累月

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兒言時與仲武喪服其妻親密累月

苟人必有心

此亦款誠之至

五臣本作志

也不幸短命

善曰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

不幸短命死矣

向曰苟且也且人有

春秋二十九元

康九年夏

五臣本無夏字

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

五臣本作世

熙隆

濟曰弈累熙興也言累世興盛也

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

獲久享君德良曰載則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也

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

子誕茂淑姿

翰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

克岐克嶷知章知微

善曰毛詩

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銑曰幼而有知曰岐嶷易曰君子知微知章也章明微幽也

鈎深探賸味道研機

善曰周易曰探賸索隱鈎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

幾也

向曰賸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鈎探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微也

匪直也

人邦家之輝

善曰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翰注同

子之邁

閔曾未亂髮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亂毀齒也埤倉曰髮髦也良曰邁遇閔病曾則也亂毀齒也

髮總也

如彼危根當此衝焱

五臣本作颺

德之休明靡幽不喬

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

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向曰颺

急風也危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

弱冠

流芳雋聲清劭

音詔協韻

銑曰二十曰弱冠雋美

爾

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

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

向曰違避豐盛匱乏也先訓祖父舊作之文也藝法制也

罔無肄

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

善曰老子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濟曰穆和矧況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和好況今日我與仲武順祖父之好如始

也爾休爾戚

五臣本作感字

如實在已

善曰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

本也良曰言憂樂

視予猶父不得猶子

五臣本作予子二字善

曰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敬亦既篤愛亦

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吳景西望子朝陰

翰曰日吳景西

岳自喻將老也朝陰謂仲武盛年也

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

善曰尚書

日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二十折未三十也銑曰死未六十曰短未三十曰折湮沈謂死也寢

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

善曰尚書曰王日病日臻既彌

留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向曰彌久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終謂將死也言將死忘身

之苦而乃顧戀慈母也

哀哀慈母痛心疾首

善曰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

日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暱就寡人濟曰哀哀哭聲也疾首謂頭痛也

同生悽

悽諸舅

善曰莊子曰我噉噉隨而哭之噉噉哭聲同生謂兄弟也悽悽悲傷也

良日春蘭擢

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舍芳委耀

五臣本作輝

毀

壁摧柯

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舍芳而積耀遽毀壁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逢

不幸也

翰曰挺出剖破也和卞和也舍芳謂

嗚呼仲

蘭也委輝謂壁也皆喻正盛而摧毀言死也

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

自時迄今曾未盈稔

銑曰德宮仲武所居里也艱苦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今稔

年也言不

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

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

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相繼而死是痛之甚也

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

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

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濟曰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涕淚也巾衣襟也

龜筮既襲埏隧

五臣本從土

既開

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習吉孔安

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埏墓隧也

良曰龜筮謂

痛矣五臣

卜也襲因也言因其言而殯也埏隧墓道也

本作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頽頽行哉

雲徘徊

善曰毛詩曰燕燕于飛頽之頽之翰曰隈曲也頽頽徘徊雲鳥不進兒

臨穴永五臣

本作訣撫觀盡哀

善曰毛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觀棺也翰曰哀感也

穴墓門也訣死別也觀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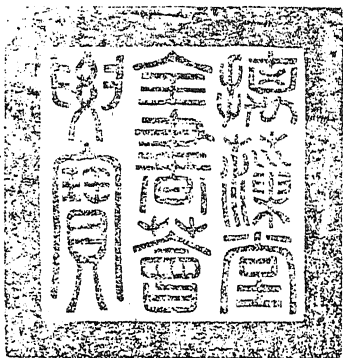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

摧嗚呼哀哉

善曰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

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折也摧也

文選卷五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王朝寧